

鄭色梅善

人物只談錄

壬午題

鄭色梅善

人
物
品
藻
蓀

壬申題

中華民國35年11月初版

—書名—

人 物 品 藻 錄

—售價—

\$ 1000.

—著者—

鄭 逸 梅

—出版者—

日新出版社

—發行者—

日新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玲同大樓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390號世界書局

福州路384弄5號百成公司

福州路東華里6號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正氣書局

山東路221號五洲書報社

林森中路599號博覽書局

日新版權不准翻印

人物品藻錄初編

鄭逸梅撰

凡例

- 一 本書名人。悉以清末民初爲準。就其風趣雅雋者歸之。間有巨奸大惡。列入以照炯戒。今尙生存者。賢奸不列。
- 二 本書初擬將名人加以類隸。惟支配不易勻稱。故不分類目。祈閱者諒之。
- 三 清末民初。人才輩出。茲先裒集百許人遺聞佚事爲初編。以後一編三編。續續爲之。務使完備充實。或足供史乘之采納。固不僅茶餘酒後消遣已也。
- 四 是編悉憑個人記憶所及。艸率爲之。謬訛遺漏。知所難免。尙祈海內大雅宏達。有以教之。俾得再版時改正。幸甚幸甚。

自 誌

本書所取資料。十之八九爲予十年前或廿年前散刊各報之舊作。而從事裒集者也。惟予困於教務。無片刻暇。艱率編訂。亦不克細加校正。且有數點欲校正而無從者。祇得任之而已。

內容頗多采及詩詞聯語。當予稿最初刊於報上。魯魚亥豕。勢所難免。今閱時久。編訂無原稿可稽。而又不敢擅爲改竄。且鑒賞眼光。隨時變遷。昔以爲精當。今視爲平庸。不自愜意。然又無以易之。不如存其真。以證予鑒賞眼光之是否有進。

有今之奸逆。却爲昔日之賢彥。而予所記。往往有推崇稱揚者。蓋佳人尙未作賊。不能以今之非而抹煞其昔之是。故亦存之而不廢。

在此一二十年來。物價之相差。有千百倍而甚至萬倍者。致予所記涉及物值。往往以百金千金爲巨數。而今日視之以爲可笑。亦希讀者諸君不以辭害意。則庶乎其可。書中所稱某人某物。須知此指十年廿年前而言。自經此次抗戰。滄桑變易。人物已非。若以此爲準。則跡近刻舟求劍。匪善讀我書者。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杪鄭逸梅誌於紙帳銅瓶室

人 物 品 蕤

私編目次

鄭大鵠之豆移

梁鼎芬閒居也是園

況蕙風兩度置妾

陳蛻盦之畫

賽金花埋骨陶然亭

天南遁叟之故居

林琴南之耿介

胡展堂之紅豆緣

畢倚虹致死之我聞

方地山所藏之古泉

臨芥子園致死之周備笙

養壽園之徒南道人

製聯名手王均卿

楊古醞之容忍

梁任公推崇黃公度

李莘仙之知遇

吳雙熱之華冤鏡

陳石遺遊酆都城

易寶甫信日者言

張嗇公之謙亭楊柳詩

惲鐵樵之詩謎癖

曾孟樓在小說史上之地位

趙伯先贈吳樾詩

楊東山之海上墨林

余天遂父子同葬

王季歡之啖蟹趣史

樊樊山自負詩才

黃季剛之凶宅

廖仲愷蓄蟋蟀

嚴復與帝制

舒問梅之奇遇

王嚴士之勸孝詞

破宋案有功之何海鳴

范鴻仙與葉楚僊之酒緣

步林屋不善製聯

三七

程瑤笙生死同日

三九

袁翔甫之望江南詞

四一

曲園老人外紀

四二

飯牛翁醜詆李伯元

四三

關於徐錫麟之一頁史乘

四五

彭雪琴韓國畫梅

四六

奚燕子之往日風流

四七

湯鑑仙迷戀九花娘

四八

崔通約好語如珠

四九

段祺瑞之棋友

五〇

朱梁任之招國魂譜

五一

章太炎有仙骨

五三

張園安塏第之四大金剛

五四

徐忠明之龍鉤

五五

俞劍華之頭風症

五九

俞金門賢喬梓	六〇
康南海腕下有鬼	六一
清道人之一圓會	六二
陸鳳石主講慈珠書院	六三
吳昌碩卜居升吉里	六四
蒲作英之九琴十硯齋	六五
端午橋之膽怯	六六
丁文江惡竹	六七
潘祖蔭之風趣	六八
李合肥之書法	六九
張南皮一怒斃婦	七〇
譚瀏陽學劍於大刀王五	七一
錢三之騙術	七二
劉鐵雲遺物散失	七三
郁達夫之舊詩	七四
呂碧城放誕風流	七五
胡夫人遺金造橋	七六
魯迅之種種	七七
	七八

黃克強引咎自責	七九
史堅如好金石	八一
語溪徐自華之遺詩	八二
追記總理蒙難一佚事	八三
王鐵珊樸儉無華	八四
徐花農手寫梅芝詩	八五
鄧秋門早夭	八六
楊士驥喜啖羊肉	八七
周寶丹烈士之親筆墨蹟	八八
袁項城五子百衲之詩才	八九
紀孫癯媛寶蓋圖宮祕史一案	九〇
狂優遊之生前	九一
張少軒之愚忠	九二
潘博山蒐藏尺牘	九三
報界前輩汪穰卿	九五
鄭海藏之唯一知己	九六
南開大學之創辦人嚴範孫	九七
江建霞與譚延闓	九八

汪鷗客之寒廬茗話圖

九九

紀申報前任主筆蔡紫微

九〇

味園主人郁葆青

一〇

吳癯庵藏曲六百種

一〇

唐羣英追慕秋俠

一〇

談藝人瞿子治

一〇

傅屯艮之紅薇感舊圖

一〇

李蒼客能畫

一〇

羅瘦公與程豔秋

一〇

蔣蕩卿之遺韻

一〇

楊秉桂之畫蘭雋語

一〇

胡朝梁以數目字爲對偶

一〇

劉三之風義

一〇

八

八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人物品藻錄 初編

鄭逸梅著

鄭大鶴之豆簃

故書畫家鄭大鶴。諱文焯。字叔問。又字小坡。別字樵風園客。大鶴其晚號也。一號鶴道人。又號老芝樵風客。高密人。先世爲關東海島鎮守協鎮。從師入關。賜隸漢軍正白旗下。故爲旗籍。光緒元年舉人。天姿卓越。才學富贍。精究小學。工詩詞。自名一家。書宗漢魏。風格適上。畫山水。書卷之氣。盎然溢紙上。嘗築石芝西堪於吳小城東。自云有終焉之志。藏金石圖書其中。各加題記。徵據精審。著有漢魏六朝書體考。草隸辨。大鶴山房讀碑記。寰宇訪碑錄續補遺。大鶴山人遺書。瘦碧詞。石芝西堪藏印。與江建霞相友善。建霞讀書舅氏金匱華翼綸家。獲范石湖詩集注一書。建霞以大鶴愛之也。乃持以爲贈。大鶴大喜。親加題識。今尚存吳中可園圖書館中。通醫。所居植扁豆。綠蔓籬落。夏日納涼其下。爽適異常。常告人曰。扁豆不但可充蔬。具有治病之功效。去皮煮食。補肺開胃。下氣止嘔。清暑生津。安胎去溼。治帶濁時病。解魚酒等毒。炒熟則溫。健脾止瀉。惡瘡作痛。以扁豆搗汁塗之。卽愈。又扁豆花焙乾研末。米飲服之。可治血崩。又扁豆葉可敷蛇咬創口。又扁豆藤主治霍亂。又中砒霜毒。白扁豆生研水絞汁飲。又六畜肉毒。白扁豆燒存性。以水調服之自解。因顏其醫室曰豆簃。活人無算。嘗有架棚詩云。籬畔牆陰地適宜。鄉村景物劇堪思。尋巢雛雀窺修幹。布網饑蛛吐冷絲。扁豆花垂思宛轉。

蒼藤陰覆影葳蕤。待逢長夏清閒日。結綠成天暑不知。癖嗜既深。不覺詠嘆隨之矣。裏蘇撫幕甚久。鼎革後。不聞世事。民國七年卒。

梁鼎芬閒居也是園

梁星海鼎芬。字節庵。番禺人。前清光緒六年。由進士入詞林。官編修。淹貫經史百家。詩詞清雋。散文亦峭拔有致。甲申歲。法越事起。疏劾北洋大臣李少荃氏。遂罷職。後受知於南皮張之洞。歷主粵甯鄂各書院講席。數年後。官武昌知府。洊擢至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處置專斷。爲同僚所不滿。有擬一額一聯以諷之。額曰梁上君子。聯云。一目當空。開口便成兩片。念頭中斷。終身難免八刀。鼎芬見之。不勝恚怒。後知出其門下士尹亞天手筆。乃亦以聯額報復之。聯曰。有心終是惡。無口豈能吞。一時傳爲笑柄。旣而又罷官。退避焦山。時來滬上。寓大南門。也是園之在水一方。每日昧爽卽起。煮清茗一壺。賞花聽鳥爲樂。謂平旦之氣。最足清脾滌肺。日呼吸之。可增壽算。勝服參芪補劑也。鼎芬固擅書法。宗黃涪州。雅健清矯。得無倫比。園居多暇。輒臨池以遣興。凡有請求。援筆立應。致附近薦餉鋪小茶館以及屠沽廝養之家。無不煌然懸其書聯。鼎芬知而大悔。不得已斥資以收回。付之一炬。嗣後乃一反其所爲。不肯貿然揮毫。然詩興甚濃。日成若干什以自課。有持篇什以就正者。爲之評改。諄切如師。人咸以梁老夫子呼之。國變後。爲修崇陵事。奔走殊勞。旋病卒京寓。

況蕙風兩度置妾

臨桂況蕙風老人夢笙。與朱古微。王半塘。稱爲詞家三台。歿於民國十五年。予與其令坦陳巨來君相友善。每談叙輒道及老人。老人著有蕙風室詞話。及圓圓事輯。詞話由其門人趙叔雍爲之刊行。事輯祇一卷。以贈李君印泉。云圓圓本姓邢。父邢三。業鷺園。印泉補輯數十則彙刊行世。晚境殊窘。任新申報附刊小申報編輯。編輯室在三樓。以舊式屋無電梯。必須拾級而登。老人以不勝足力。遂辭職。乃托叔雍說項於申報主政。日撰餐櫻廡筆記於附刊自由談上。月博八十金。筆記多致據。及有功世道之言。未知其曾刊單本否。老人於詞。論律甚嚴。謂人必須有天分。有學力。有性情。有襟抱。始可與言詞。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絃。旗亭畫壁。是其故事。其詩七言五言皆有。往往聲希拍促。則加入和聲。務極悠揚流美之致。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詩遂變爲詞矣。後世以詩餘名詞。此餘字。作賦餘之餘解。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非以詞爲詩之贍義也。又云。詞與曲。截然兩事。曲不可通於詞。猶詞不可通於詩也。其意境所造。各不相侔。詞涉曲筆。其爲傷格。不待言矣。二者連綴言之。若曰詞曲學者。謬也。並世製曲專家。有兼長詞學者。其爲詞也。一字一聲。不與曲混。斯人天資學力。卓越流輩。可遇而不可求也。發人所未發。足爲學詞者之津梁。老人有聲色之好。早年曾斥千金納一妓。以爲篷室。晚年又於吳中得一理髮匠女爲小星。吳中消寒社諸子金鶴望吳霜崖李印泉輩。咸置酒於尙書里顧氏之怡園以賀之。老人逸興遄飛。以箸擊桌歌長生殿絮閣。鶴望賦詩貽之云。吳中多麗嫁量珠。桂海才人老厭

儒。(原注。舍人自言厭見道學先生。)樂府舊傳三影句。閨人新譜十眉圖。春生酒面觥船窄。風動梁塵笛韻紆。大好名園門妍唱。賀新郎調我終輸。當時吳中報紙。競紀其事。以爲佳話也。

陳 蛸 倉 之 畫

陳蛻倉辦蘇報。以文字鼓吹革命。清吏捕之。乃亡命扶桑。既卒。柳亞子爲之立傳。更與蘭皋鈍安蕨園輩爲輯遺集。蛻倉其不死矣。蛻倉自述其生平。有二十四年風波憶夢記一書。惜散佚無復有存。不可得讀。善詩文。工倚聲。又能繪事。畫梅饒有雅韻。雖寥寥數筆。自屬可喜。所謂文人之畫。非畫家之畫也。作畫署名退安。一作瑤天老蛻。往往不鉛印章。隨意與人。然每幅必題詩。予所見者。如墨梅冊葉云。繁花開向小園中。擇壁橫屏似不容。此紙正如園一隙。畫時難放筆爲龍。遠近宜分墨。高低須異枝。退翁不耐細。掩拙待題詩。一樣兩純扇。如今在眼前。濃姿偏雅淡。秀骨自清妍。未許粧台隸。遂甘放筆眠。平生草草意。不辯米家顛。又自題畫梅云。畫梅近百幅。幅幅有題詩。少者一二首。多或數倍之。前後總相計。千篇未足奇。造意不再複。命藻無庸膚。倘其悉裝集。敝帚亦自嗤。惜乎盡散失。無復能追思。邱公竟學退。江郎才不支。卽此亦小刼。能令心神疲。又畫墨蘭一幅。題云。撫子固鈞勒法。惜西紙不受色。殊未盡其妙也。己亥冬日夢坡作於海上寓廬。又畫茗壺瓶盞。插折枝梅二云。寒花清茗懶調停。却潤枯毫寫作屏。心上思量畫裏供。客中無處拜冬青。兒時筆墨應還似。腕底清香却是空。記取家家祀事過。蛻庵壁上尙留供。又畫梅花便面。題以西江月云。開在花都落後。落從花欲開時。風風雪雪一身支。

誰遣可憐如此。畫我化身伴汝。化身便是花枝。莫教一刻兩相離。花落須教枝死。予愛梅成癖。奈不能得蛻盦畫梅。張諸蓬壁。俾日夕晤對。以挹冷香。爲可憾耳。

賽金花埋骨陶然亭

美人黃土。千古同慨。彼一代紅顏賽金花。自不能免斯公例。而今竟以殞玉聞矣。茲已議決埋香於北平陶然亭畔。與南中之蘇小墓相媲美。碑文請我蘇金松岑丈撰述。松岑丈爲孽海花說部之造意者。撰述碑文。自屬允當。社友烟橋。曩曾訪丈談及孽海花與賽金花事。據丈云。孽海花之動機。乃爲江蘇留日學生所編之江蘇而作。當時各省留日學生。類有刊物。如浙江潮等。而江蘇所需之作品。爲論著與小說二種。予以中國方注意於俄羅斯之外交。各地有同志會之組織。故以使俄之洪文卿爲主角。以賽金花爲配角。江蘇登六回而輟止。常熟丁芝孫徐念慈曾孟樸創小說林。商之於予。遂移刊焉。後以小說林非予所喜。故任孟樸續之。其第一第二回。原文保存者較多。其預定之六十回目。乃予與孟樸共同酌定之。烟橋問。賽金花是否鹽城人。答。據人云。其父名阿松。在吳中顧家橋老虎竈執役。似非轎夫。阿松是否鹽城人。不得而知。賽金花則蘇州之成分較多。可斷言也。問。賽金花能說英語否。曰。確能說幾句。惟字則不識耳。問。先生曾見其人否。答。並未見過。民國某年。以水利事入京。勾留既畢。束裝言旋。有客邀去訪賽金花。予以恐誤行期却之。故始終未見其人也。問。與賽金花同時入獄之沈某爲何人。曰。是沈蓋。爲都下名士。後爲慈禧太后杖死。烟橋臨行。丈猶謂。光福顧衡如君。少時與賽金花甚暱。當有趣。

事可述說也。按松岑丈天放樓詩中。亦有詠及賽金花者。如輸爾虬鬚紅拂妓。鑾儀殿上訂三生。卽指賽與德統帥瓦德西事也。當民國十六年。曾孟樸重撰孽海花。外間稱松岑丈亦擬別撰孽海花。有兩部孽海花之傳說。其時松岑丈適攬王母之喪。苦塊之頃。囑其哲嗣季鶴君撰文辨正。並致書曾孟樸。盼其全書之早日告成也。

天南遁叟之故居

天南遁叟王韜。其人富種族思想。曾一度應試太平天國。又與孫中山先生晤談甚契。聞中日之戰。清軍敗績。全國震驚。時當軸者爲李少荃。孫中山先生擬上書於李。條陳變法之策。但以相國之高。莫由晉謁。知王韜與李之幕府羅豐祿友善。遂偕同志陸皓東赴上海。訪王韜與談時政。頗相歡洽。王爲紹介於羅。孫中山先生攜其改革時政意見書求見。李拒絕不納。孫中山無奈。祇得遠渡重洋。而作檀香山之行。立興中會。以反清復漢爲宗旨。王與孫中山先生時通魚雁。有若有所命。願供驅使等語。可見其有志革命之一班。王之故居在滬南西倉橋。宅第宏深。構造之際。王嘗與匠人涉訟。蓋偷工減料。不能如約也。王無子。有女二人。長曰婉。嫁錢忻伯。錢目近視。常御鏡。自號霧裏看花客。嘗任申報館總編輯。次曰嫻。病瘡不能言。愚昧莫知人事。未嫁即死。王歸道山。宅第易主。廳事尚有王書對聯一。聯云。讀數千卷奇書。把臂入室。熟三十年洋務。抵掌快談。至今屋已傾圯。重行修築。無復舊觀矣。據云。王生於蘇之甪直鎮。以洪楊之亂來滬。風流放誕。喜作北里遊。常爲校書撰嵌字聯。極嚼蕊吹香之妙。如贈顧蘭